

儒勒·凡尔纳

探 险 + 幻 想 系 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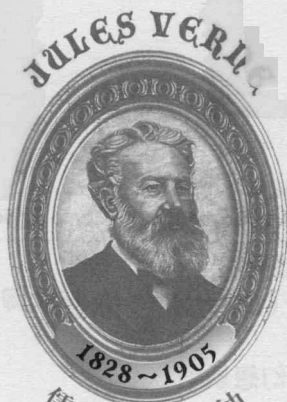
全译插图本

印度贵妇的五亿法郎

〔法〕儒勒·凡尔纳 / 著 陈筱卿 /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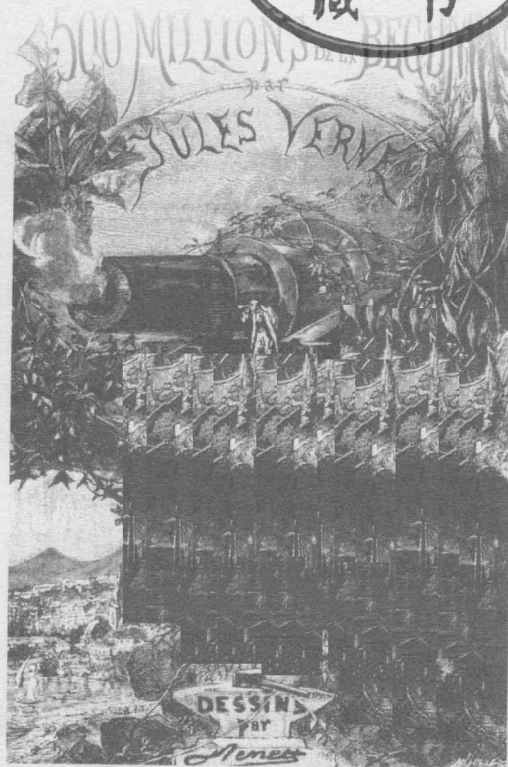


儒勒·凡尔纳

全译插图本

印度贵妇的五亿法郎

〔法〕儒勒·凡尔纳原著 陈筱卿/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JULES VERNE

Les Cinq cents millions de la Béguin

Librairie Générale Française 2004, pour la présente édition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印度贵妇的五亿法郎/(法)凡尔纳著;陈筱卿译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14

(儒勒·凡尔纳探险+幻想系列)

ISBN 978-7-02-010346-1

I. ①印… II. ①凡…②陈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法国—近代 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52251 号

责任编辑 王瑞琴

装帧设计 刘 静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30 千字

开 本 640 毫米×960 毫米 1/16

印 张 12.25 插页 3

印 数 1—8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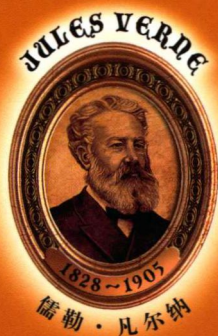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 2014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0346-1

定 价 2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

儒勒·凡尔纳 (1828 — 1905), 法国科幻、探险小说家。1863 年出版第一部小说《气球上的五星期》，获得巨大成功，从此一发不可收。儒勒·凡尔纳一生共创作了六十六部长篇小说，几乎每部都深得读者的喜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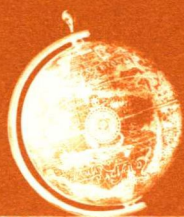
儒勒·凡尔纳的小说可分两大类：一类“在未知的世界中漫游”，另一类“在已知的世界中漫游”。他的作品景色壮观、情节惊险、构思巧妙、想象丰富，在引人入胜的故事中蕴含着鲜明的正义感和广博的历史、地理知识，不仅可以激发读者一往无前的探险精神，培养人们的坚强意志，还可以丰富人们的科学知识，让人们感受大自然的广博和神奇。

儒勒·凡尔纳的作品影响了几代人，很多被拍成了电影，历演不衰。他也是世界上从十九世纪直至现在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。





探 险 + 幻 想 系 列



探 險 + 幻 想 系 列



181

081

201

重刊本 1981 年 81 册

重刊本 1981 年 81 册

重刊本 1981 年 81 册

目 录

第 1 章	夏普先生寻访巨款继承人	001
第 2 章	两个同窗好友	012
第 3 章	一则轶闻	025
第 4 章	一分为二	035
第 5 章	钢城	047
第 6 章	阿尔布雷特矿井	061
第 7 章	总部	074
第 8 章	深入虎穴	084
第 9 章	虎口脱险	100
第 10 章	德国《本世纪》杂志上的一篇文章	113
第 11 章	萨拉赞大夫家的一顿晚餐	124
第 12 章	电话会议	131
第 13 章	马塞尔·布律克曼致斯塔尔斯达德的 舒尔茨教授的一封信	143
第 14 章	战斗总动员	146
第 15 章	旧金山交易所	152
第 16 章	两个法国青年勇闯钢城	161
第 17 章	兵戎相见	170

第 18 章	神秘的实验室	181
第 19 章	一件家事	189
第 20 章	尾声	192

Librairie Gallimard, 10 rue de la Harpe, 75001 Paris, la présente collection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印度贵妇的五亿法郎 / (法) 杜邦著; 陈宏刚译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4

索 引

(德勃勒·凡尔纳奖获奖作品)

ISBN 978-7-02-031592-2

I.①印… II.①杜… III.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 IV.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52251号

100	人承族第百由号主夫普夏	章 1 第
发 行 所 1010 主 编 所	文 氏 哲 同 个 同	章 2 第
编 校 1020 编 校	同 姓 同 一	章 3 第
发 行 所 1030 编 校	二 次 代 一	章 4 第
1040	解 释	章 5 第
出 版 所 1050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	共 有 种 青 年 中 国	章 6 第
社 址 1060 北 京 市 朝 阳 门 外 1070 号	路 点	章 7 第
邮 政 代 理 1080 100705	大 批 人 家	章 8 第
网 址 1090 http://www.rwlw.com	创 限 口 虫	章 9 第
中 国 1100 北 京 朝 阳 门 外	章 文 族 一 西 土 法 味 《 读 甘 本 》 国 爵	章 10 第
定 价 1110 全 部 第 一 次 印 行	第 一 次 印 行 一 西 家 夫 大 费 时 间	章 11 第
字 数 1120 130 千 字	好 会 新 中	章 12 第
开 本 1130 640 毫 米 × 960 毫 米 1/16	第 一 次 印 行 一 西 家 夫 大 费 时 间	章 13 第
印 张 1140 12 张 插 图 3	好 会 新 中	章 14 第
印 数 1150 1—4000	第 一 次 印 行 一 西 家 夫 大 费 时 间	章 15 第
印 次 1160 2014 年 7 月 第 1 次 印 行	第 一 次 印 行 一 西 家 夫 大 费 时 间	章 16 第
印 次 1170 2014 年 7 月 第 1 次 印 行	第 一 次 印 行 一 西 家 夫 大 费 时 间	章 17 第
印 次 1180 2014 年 7 月 第 1 次 印 行	第 一 次 印 行 一 西 家 夫 大 费 时 间	章 18 第
印 次 1190 2014 年 7 月 第 1 次 印 行	第 一 次 印 行 一 西 家 夫 大 费 时 间	章 19 第
印 次 1200 2014 年 7 月 第 1 次 印 行	第 一 次 印 行 一 西 家 夫 大 费 时 间	章 20 第

以及对我的论文的阐述，全都及时、真实、恰如其分。”

这话是杜族的萨拉赞大夫说的。这位尊贵的金质是用法语讲的。他一开始说道：“诸位请原谅我用法语发言，但你们肯定能听懂我的意思。我是用英语讲你们大概听不太明白。”

第 1 章

夏普先生寻访巨款继承人

“这些英国报纸编得真好！”和善的大夫仰靠在一张大皮扶手椅里自言自语地说。

萨拉赞大夫一辈子就喜欢这么自言自语的，这是他的消遣方式之一。

他年届五十，眉清目秀，眼睛有神，清澈明亮，戴着一副金属架眼镜，相貌虽严肃，但和蔼可亲，让人一看就是一个正人君子。这天早晨，尽管他此刻衣着并不十分考究，但却早已刮好脸，戴上了白色领结。

在他下榻的布莱顿的一家旅馆房间里，地毯上、家具上，到处都放着《泰晤士报》《每日电讯报》《每日新闻报》。刚刚敲响十点钟，萨拉赞大夫就已经在城里转了一圈，参观了一所医院，回到了旅馆，看了伦敦的各大报登载的一篇论文的全文，那是他前天递交给国际卫生大会的有关“血球验算”的报告。

在他面前，放着一个铺着白布的托盘，上面放着一份烤得恰到好处牛排、一杯热茶和几片黄油烤面包片。这种面包片因为是用面包铺特制的小面包烤制的，所以被称作英国厨娘们的一绝。

“是的”他重复道，“联合王国的这些报纸真的是编得好，简直无可挑剔！……副主席的讲话、那不勒斯的西哥涅大夫的答复，



“这些英国报纸编得真好！”和善的萨拉赞大夫倚靠在一张大皮扶手椅里自言自语地说。

以及对我的论文的阐述，全都及时、真实、恰如其分。”

这话是杜埃的萨拉赞大夫说的。这位尊贵的会员是用法语讲的。他一开始说道：“诸位请原谅我用法语发言，但你们肯定能听懂法语，我要是用英语讲你们反倒听不太明白了……”

“用了五栏小号字！……我真不知道《泰晤士报》的报道好呢，还是《每日电讯报》的报道好……都写得没法更贴切，更精确了！”

萨拉赞正在这么想着的时候，突然，典礼官——对于一个一本正经地穿着黑礼服的人物，可不敢不称“官”的——亲自前来敲门，问“先生”是否接待访客……

“先生”是英国人自认为必须对所有的法国人不加区别的称谓，如同他们以为必须称意大利人“西涅尔”，称德国人“海尔”一样，不然就是大不敬了。再说，他们也许是对的。这个一成不变的习惯无疑是有它的好处的，可以一下子表明各人的国籍。

萨拉赞接过递给他的名片。在这个他谁也不认识的地方，竟然有人造访他，他颇感惊奇。当他读了那小方块纸片上的字的时候，他更加惊诧不已：

夏普先生，Solicitor

伦敦南安普顿路 93 号

他知道，“Solicitor”在英文中的意思是“诉讼代理人”，或者不如说是法律中介人，介于公证人、诉讼代理人和律师之间，也就是从前的检察官。

“我同夏普先生能有什么鬼事好谈的？是不是我不经意间干了什么坏事？”他心中暗想，“……您肯定他是来找我的吗？”他问来人道。

“哦，是的，先生。”

“那好，请他进来！”

典礼官领进一个还很年轻的人来，大夫一眼看去，便把他列入了“骷髅”大家族。

他嘴唇薄薄的，或者可以说是干瘪的，牙齿又白又长，干瘪多皱的皮肤包着几乎无毛的凹陷的太阳穴，木乃伊般的肤色，两只如螺旋钻似的灰鼠眼，这一切再恰当不过地可以称他为“骷髅”了。他那副骷髅架子隐没在一件大方格子的宽大长外套下面。他手里拎着一只漆皮旅行袋。

此人走了进来，匆匆地打了声招呼，把旅行袋和帽子放在地上，然后，不请自便地坐来说：

“我是小威廉·亨利·夏普，是比洛斯·格林·夏普事务所的合伙人……您就是萨拉赞大夫？……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

“弗朗索瓦·萨拉赞？”

“正是鄙人。”

“杜埃人？”

“我住在杜埃。”

“令尊生前叫伊西多尔·萨拉赞？”

“完全正确。”

“那我们就称他为伊西多尔·萨拉赞吧。”

夏普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来查了查，然后又说：

“伊西多尔·萨拉赞于1857年卒于巴黎第六区塔拉纳街54号的学区旅馆。这家旅馆现已拆除。”

“的确如此，”萨拉赞大夫愈发惊讶地说，“不过，您是否可以跟我讲明白点？……”

“伊西多尔·萨拉赞的母亲叫朱莉·朗杰沃尔，”夏普先生只管继续说道，“她是巴勒迪克人，是贝内迪克特·朗杰沃尔的女儿，住在沃里奥尔胡同，于1812年亡故，该城市政机关就是这么记载的……这些材料很宝贵，先生，非常宝贵！……嗯！……嗯！……”

此外，她还是第三十六轻骑兵团鼓队队长让-雅克·朗杰沃尔的姐姐……”

“我得承认，”萨拉赞大夫对于此人如此透彻了解自己的家谱颇为惊诧，便说道，“您在这许多方面看来比我知道得还清楚。我祖母娘家的确姓朗杰沃尔，不过，对于祖母，我就知道这一点儿。”

“大约在1807年，她同您祖父让·萨拉赞一起离开了巴勒迪克。她是1799年同您祖父结婚的。他们去默伦安了家，干起了马口铁的营生，在那儿一直生活到1811年萨拉赞的妻子朱莉·朗杰沃尔去世。他们婚后只生了一个孩子，就是令尊伊西多尔·萨拉赞。从这时起，除了能在巴黎查到令尊的去世日期而外，你们家系的线索就断了……”

“我可以把它接上，”大夫被这精确无误的叙述吸引住了，不由自主地说，“我的祖父为了家父的学业来到巴黎。家父立志要当一名医生。1832年，祖父在凡尔赛附近的帕莱索逝世。家父就在当地行医，我于1822年就在那儿出生的。”

“您就是我要找的人，”夏普先生说，“您没有兄弟姐妹？……”

“没有！我是独子，我出生两年后，家母便去世了……可是，先生，您究竟想跟我谈什么？……”

夏普先生站起身来。

“布赖亚·乔阿伊·莫杜拉纳爵士，‘他在说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怀着任何英国人对贵族头衔都带有的那种敬意，‘我很高兴找到了您，很高兴成为第一个向您表示敬意的人！’”

“这人疯了，”大夫寻思，“这在‘骷髅族’中是常有的事。”

诉讼代理人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出了他心里的所思所想。

“我一点也没疯，”他镇定自若地回答道，“您目前是我们所知道的让-雅克·朗杰沃尔男爵爵位的唯一继承人。朗杰沃尔男爵于1819年成为英国臣民，由孟加拉省总督举荐，被册封男爵。其妻戈库尔夫人死后，他享受了她的财产用益权。他于1841年去世，

留下一个儿子。这个儿子是个傻子，于1869年去世，没有留下子嗣，也没留下遗嘱。三十年前，这笔遗产约达五百万英镑，一直在法律的监督下由他人代管。让-雅克·朗杰沃尔的傻儿子活着的时候，遗产利息几乎分文未动。1870年，这笔遗产估计总值为二千一百万英镑，也就是五亿二千五百万法郎。根据枢密院核准的德里法院认可的阿格拉法庭的裁定，所有的地产、不动产和证券被变卖之后，钱款全部存入了英国国家银行。现在，这笔款项已达五亿二千七百万法郎，您在向司法部法院提出您的家谱证明材料之后，只一张支票就能把这笔款子提出来。本人愿意自今日起，代您委托银行家特罗洛普夫人和史密斯合股公司去支取，无论您支取多少都可以……”

萨拉赞大夫惊得目瞪口呆，好半天没说出话来。他疑惑不解，不能相信这个《一千零一夜》式的梦幻是个事实，于是便大声问道：“不过，说真的，先生，您究竟有什么根据说这是真事？而且，您是怎么找到我的？”

“证据全在这儿，”夏普先生拍拍漆皮袋回答说，“至于我是怎么找到您的，那是极其自然的事。五年前我就开始寻找您了。每年都有许多无人继承的遗产纳入英国国库，我们事务所的专项业务就是寻找死者的亲属，或者用我们美国的法律语言来说，叫做‘近亲’。可是，确切地说，为了戈库尔夫人的遗产继承问题，我们整整忙乎了五年。我们从各个方面进行了调查，查找了数百个姓萨拉赞的家庭，但始终没能找到伊西多尔的后代。我甚至都已确信在法国已经再没有姓萨拉赞的人家了。可是，昨天早上，当我在看《每日新闻报》上的卫生大会的报道时，却看到了我没见过的叫萨拉赞的医生的名字，我大为震惊。我赶忙查看我的笔记和我们就这桩继承案收集的数千份笔录资料，我惊奇地发现，我们漏掉了杜埃城。我几乎确信这一次确实找到了所要找的线索，所以我便搭上来布莱顿的火车。当我看见您散会出来时，我就确信无

疑了。您活脱是您舅祖父朗杰沃尔的翻版。您的长相与我们保存的一张照片上的您舅祖父一模一样。那张照片是根据印度画家沙拉诺尼为您舅祖父画的画像翻拍的。”

夏普先生从笔记本中取出一张照片，递给萨拉赞大夫。照片上是个身材高大、蓄着美髯的男子；头上缠着有羽饰的头巾，身穿绿色织锦长袍，目光专注地直视着前方，一副历史上总司令在下达攻击令时的独特姿态；背景处，依稀可见硝烟滚滚和冲锋陷阵的骑兵。

“这些材料比我更能详尽地告诉您一切，”夏普先生又说，“我把它们留给您，如果您允许的话，我过两小时再来听您的吩咐。”

夏普先生边说边从漆皮袋里取出七八份材料来，有铅印的有手写的，把它们放在桌子上，然后边退出去边喃喃道：

“布赖亚·乔阿伊·莫杜拉纳爵士，我向您致敬。”

萨拉赞大夫半信半疑地拿起材料，开始翻阅起来。

他匆匆地浏览了一遍，便深信此事千真万确，他的所有疑团顿消。在这样的材料面前还有什么可犹豫的？譬如，其中有一份铅印的材料是这么写的：

为孟加拉省戈库尔·德·拉齐纳那夫人遗产无人继承事，
呈报至尊女王枢密院诸位元老。

1870年1月5日

事由：戈库尔·德·拉齐纳那夫人的遗产包括数匹骆驼、四十三比加尔可耕地以及多处房屋、宫殿、种植园、村舍及动产、珍宝、武器等。此事曾接连多次呈报阿格拉民事法庭和德里高等法院。事实证明，戈库尔夫人系吕克米絮尔王公的遗孀，是其亡夫巨额财产的继承人。她于1819年改嫁一个名叫让-雅克·朗杰沃尔的法国人。该法国人曾在法国军队服役，任第

三十六轻骑兵团的下级军官（鼓队队长），直到1815年，卢瓦尔驻军裁军。让-雅克·朗杰沃尔复员后在南特乘船，作为商船商务负责人到达加尔各答。然后，他又去了印度内地，很快便在吕克米絮尔王公督导下的土著小军队中谋得教官的席位。此后，他青云直上，一直到军队总司令。在王公去世不久，让-雅克·朗杰沃尔又得到其遗孀垂爱，与他结婚。因让-雅克·朗杰沃尔对殖民政策出谋划策，而且，曾对处于危急关头的阿格拉的欧洲人有过很大帮助，所以，孟加拉省总督便保举已成为英国臣民的让-雅克·朗杰沃尔——戈库尔夫人的丈夫为男爵。于是，布赖亚·乔阿伊·莫杜拉纳的土地被封为采邑。1839年，戈库尔夫人去世，把其财产的用益权留给了朗杰沃尔，两年后，后者也随其妻而去。朗杰沃尔与印度贵妇婚后生有一子，但其很小的时候便成了痴呆儿，所以立即被置于监护之下。直到这个痴呆儿于1869年死去之前，其财产一直被妥善地保管。直至今日这笔巨额遗产一直无人继承。阿格拉法庭和德里高等法院已决定把它拍卖。我们应当当地政府的请求，有幸呈请枢密院元老予以定夺……下面是署名。

除此以外，还有一些阿格拉和德里法院方面的裁决书副本、拍卖证书、英国国家银行的存款单、在法国寻访朗杰沃尔继承人的寻访记录。这一大堆有关此事的材料很快便使萨拉赞大夫不再有任何的迟疑了。他正确无误地就是印度贵妇的“近亲”和继承人。在他和存放在英国国家银行密室里的五亿二千七百万法郎之间，只隔着一道法律手续，只需提供正式的出生和死亡证明即可！

这样的一大笔意外之财，即使最冷静的人也会激动神迷的，和善的大夫对于如此出乎意料的确凿事实当然不可能完全无动于衷。不过，他激动的时间并不长，只不过是房间里匆匆地走了几分钟罢了。然后，他便镇静下来，责怪自己刚才那短暂的激动

是一种脆弱的表现。他随即坐进扶手椅里，陷入沉思。

然后，他又突然地开始踱来踱去。但是，这一次，他眼里闪烁着纯洁的光芒，可以看出一种慷慨侠义、崇高伟大的思想在他的心中滋长。他翻来覆去地思考着，酝酿着，完善着，最后，确定了下来。

这时候，有人敲门。夏普先生回来了。

“请您原谅我刚才的怀疑，”大夫诚挚地对夏普先生说，“现在我深信不疑了，并对您为此而奔波忙碌表示由衷的感谢。”

“区区小事……何足挂齿……我的职业……”夏普先生回答说，“不知我可否希望布赖亚爵士把此事交由我办理？”

“这毫无疑问。我把此事全权委托于您……我只请求您别这么荒谬地称呼我……”

荒谬！这头衔可值二千一百万英镑哪！凭夏普先生的表情可以看出他是这么想的，但他非常善于逢迎，所以并没坚持。

“悉听尊便，您是主人，”夏普先生回答道，“我马上要乘火车到伦敦去，我听候您的吩咐。”

“我可以把这些材料留下吗？”大夫问。

“完全可以，我们还有副本。”

萨拉赞大夫独自一人了，他坐在书桌前，拿过一张信纸，写道：

我亲爱的孩子，我们突然有了一笔巨大的、惊人的、不可思议的财富！别以为我脑子出了毛病，先看看我随信附上的两三份铅印材料吧。你会清楚地看到，我是英国或者说是印度的男爵继位人，并且还是五亿多法郎的一笔巨款的继承人。这笔钱现存于英国国家银行。亲爱的奥克塔夫，我知道你得知这一消息之后会怎么想。你像我一样明白，这样的一大笔财富所赋予我们的新的责任，以及它可能使我们的理智遭受到的危险。我是不到一小时之前才得知这一情况的，可是，对于这样的一